

中国戏曲小说

郭汉城 谭志湘 主编
傅淑芸 编著

花田错



周通買畫



郭汉成 谭志湘 主编

中国戏曲小说

花田错

傅淑芸 编著



● 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中国戏曲小说

花田错

傅淑芸 编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.625印张 2插页 77千字

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-5329-1558-1

I·1346 定价 4.00元

前 言

郭汉城 谭志湘

中国戏曲艺术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古老戏剧之一。希腊的悲喜剧早已失落于历史的尘埃之中，惟余古希腊的剧场遗址在西风落日之中诉说着往昔的辉煌：它是世界最为古老的戏剧了。印度的梵剧晚于希腊悲喜剧，但比中国戏曲的历史要长一些，至今虽然偶有演出，那势态是微乎其微了，已不能够形成一条亮丽的戏剧风景线。惟有中国戏曲，至今还活跃在中国和世界的戏剧舞台上，无论是大城市的现代化剧场，还是小城镇的剧场，以至广大农村的土台子，都是戏曲演出的场所。当中国戏曲走出国门，出现在外国友人面前时，它使多少黄头发蓝眼睛的欧美人士倾倒，也为黑皮肤和黄皮肤的非洲人、东方人喜爱。

中国戏曲究竟有多少个剧种？多少个剧团？始终难以得到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。剧种在发展，剧团也在新旧交替变化之中，据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的统计，全国有二百九十三个剧种，

至今已突破了三百个剧种，县以上的专业剧团有两千零七十二个，至于活跃在群众中间的业余剧团，那更如夏夜的繁星，数不胜数。剧团要演戏，每一个剧种都有自己的保留剧目和代表剧目，这就构成了戏曲创作的繁荣。

戏曲剧目大致可分三类，一为传统剧目，一为新编历史剧，一为现代戏。戏曲传统剧目丰厚，八百余年的戏曲发展历史，经过岁月的筛选，积淀下来一大批剧目，从现存早期的南戏本《张协状元》以及其它宋元戏，到元杂剧、明清传奇，以至今日活跃在舞台的昆曲、京剧、地方戏……剧目丰富而多彩，但同时存在精华与糟粕混杂的现象。解放以后，在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的戏曲政策推动下，一大批传统剧目经过戏曲工作者的整理改编，得以旧貌换新颜，迸发出迷人的光彩。在这套戏曲小说丛书中，我们主要取材于传统剧目。至于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，我们将另编丛书。

从戏曲舞台本到戏曲小说，这是一个再创作过程。我们这一辑戏曲小说的创作宗旨，是既要反映舞台演出的风貌，又要有所发现，有所发展，有所开掘，有所深化。在取舍过程中，摒弃封建糟粕是必然的。适合于舞台演出的戏曲本必然要受到舞台的制约，而作为戏曲小说，将获得写作上的更大自由，无论是情境设置，人物行为，心里描述，都可以更为灵活洒脱，它将比舞台本更为丰富，也更为好看。希望它能负担部分培养戏曲观众的任务。

在这部丛书中，我们选了戏曲古典名著，如《长生殿》、《西施浣纱》等，以展现名著的典雅风韵。《玉堂春》、《花田错》、《群英会》、《王宝钏》等是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剧目，其它地方戏中亦有同一题材的剧目演出，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亦

有所吸纳，使之更为丰满。

《包公陈州行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等则取地方戏演出本为底本，然而，又不是仅止一种，是在多种地方戏剧本综合基础上再创作，有想象，有发挥，有补漏。

有些戏曲剧本是取材于古典小说的，如《群英会》、《连环记》，它们与《三国演义》有一定关系，当古典小说被戏剧家看中，搬上戏曲舞台之际，戏剧家对小说已经过了裁剪，且经几代戏剧家反反复复进行加工，经过几代观众的考验，戏曲小说是在戏剧剧本基础上的创作，已与原小说相去甚远了。原小说有原小说的风采，戏曲小说自有戏曲小说的情致风韵，二者是不能替代的。

《中国戏曲小说丛书》（第一辑）所撷取的剧目大多是经过舞台考验，情节曲折，人物生动，颇具可读性的。有人把戏曲称之为“传奇”，传奇，传奇，无奇不传。我们所辑的戏曲小说十二种，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的，以展现戏曲风貌。

在戏曲小说与朋友们见面之际，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，这将是我们的最大支持。希望朋友们喜爱它。

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七日

目 录

前言.....	(1)
一 下山.....	(1)
二 议婚.....	(5)
三 选婿.....	(11)
四 差荣.....	(29)
五 错请.....	(32)
六 邀卺.....	(40)
七 赶鞋.....	(46)
八 错抢.....	(54)
九 义释.....	(65)
十 错认.....	(71)
十一 乔婚.....	(78)
十二 强聘.....	(82)
十三 遇鲁.....	(83)
十四 闹婚.....	(86)
十五 双喜.....	(98)
后记.....	(108)



一下山

北宋末年，奸佞当道，朝政腐败，民不聊生。徽宗赵佶生性贪婪，爱好宝物，尤喜花石。继位后大兴土木，穷极淫乐，侈靡铺张，以供享受。每年把各地的奇花、异石、竹木和珍奇物品都搜刮到京城汴梁（今河南开封），装点其宫廷花园。大小船只为了运送花卉树石，终日在淮水、汴水中穿行，首尾相衔，号为“花石纲”。凡是官吏和居民家庭的一石一木，稍微有点赏玩价值的，官府即派士兵，直接冲入，强加封贴，做上标记，让主人保护好，稍微不谨慎，就要犯违令之罪；到搬运之日，一定要拆屋破墙而出。不但皇室骄奢淫逸，索刮民脂民膏，而且官府役吏，篙工舵手，也都仗势贪横，凌虐州县，因而沿途民户，受扰极深。

有一老者姓周名侗，也曾官居经略，只因奸臣当道，屈害忠良，故告老还乡。周侗之妻早年亡故，留下一双儿女。除了教导儿女习文练武之外，他把全部心血倾注于营造自家第宅园林，把居住的院子修饰得湖石花坛，拥红织翠，凉亭雅阁，八方对景，宛然桃源仙境。岂知，桃源虽美却不在世外，有道是“野雀搭窝斑鸠住”，“武官会杀，文官会刮”，造作局多次搜查夺取，周侗无力抗争，“桃园”终于被人霸占。可怜老人怨恨交加，血冲头顶，气上咽喉，一命呜呼，死不瞑目。而他那性如烈火，鲁莽刚猛的儿子则于盛怒之下，聚集一伙人马，杀官劫吏，落草为寇，占山为王。



山东青州境内有座桃花山，山势险峻，秀丽巍峨，峰峦苍翠，溪流湍急，悬崖峭壁，飞鸟难度。山路盘曲而上，四围杂草丛生。山坳处建筑了许多房屋，四周也有零星房屋壁垒。

这里易守难攻，一人当关，万夫莫敌。周侗的儿子周通就在此占山为王。

周通，绰号小霸王，江湖上赠他一首《西江月》：“一生英雄好勇，两膀力大无穷，手举千斤面不红，英雄谁敢戏弄。步下能使枪棒，马上善开双弓，坐如虎，行如龙，小霸王名儿叫周通。”另有诗句：“爱打不平好争强，驰马试箭弄刀枪。龙潭虎穴他能闯，江湖人称小霸王。”周通的妹妹玉楼也随兄来到山寨居住。这队人马，多为杀富济贫，有时也打劫客商，却绝少骚扰百姓，所以，当地居民与桃花山一般相安无事，各不打搅。由于山寨不易攻破，官府也奈何不得。数月前，有一流落江湖的英雄好汉来到此处，他姓李名忠，绰号“打虎将”，有词赞曰：“身高七尺有零，果然膀过三停。武艺韬略件件能，更兼无比小心。斗争胜似舌战，贪杯不让刘伶。百般打虎百般胜，打虎将李忠是他名。”另有诗句：“懒务农庄不经商，擂台威名天下扬。江湖人称打虎将，李忠英雄世无双。”李忠路过桃花山，因故与周通交手，将他拿下马来，二人叙起江湖情谊，愿效“桃园刘、关、张”，拜了把兄弟。周通尊李忠为兄长，让他坐了第一把交椅，当了大王。自己甘坐二把交椅，称之为二大王。从此，桃花山在李忠的管辖下，高举杀富济贫、除暴安良之义旗，每日操练人马，耕田筑垒，山寨气势十分兴旺。

这日清晨，朝日东升，红彤彤的云霞与青山相辉映，绚丽多彩，五色斑斓。桃花山风景秀美，空气清新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李忠、周通、周玉楼精神抖擞的带领众家弟兄操练。练毕回到聚义厅内，周通兴致勃勃地对李忠说：“大哥！我等占据桃花山，每日操练人马，可算得兵强马壮。不但你我弟兄武艺高强无人可比，就是我这妹子，多蒙大哥不辞劳苦耐心指教，如今她的刀枪剑法也日渐精通，此乃大哥之功也。”

“贤弟过奖，此乃小妹聪明伶俐，勤学苦练的结果。”李忠身材健美，雄姿英发，一副男子汉的气派，此时却有些腼腆的自谦道。

“看您说的，我可是个笨徒弟，要说武艺有所长进的话，全仗李大哥手把手精心教诲之力。”英姿飒爽的周玉楼，真诚的表示感谢。

“大哥，如今你我的武艺可称得天上少有，地下无双！”周通得意地认为天地之间只有他们的武艺最高强。

“贤弟休得如此，江湖之上英雄甚多，不可目中无人。”李忠见多识广，深知“能人之外有能人”。周通却不以为然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“前者，我在渭州所遇之人，才算得天下第一英雄。”

“他是甚等样人？”

“此人姓鲁名达，原为经略府中提辖，万马军中，取敌首级，如探囊取物一般。他生性刚正豪爽，疾恶如仇。只因抱打不平，三拳打死‘镇关西’，弃官出逃，流落江湖之上。”李忠说出一个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人物。

“哦，世间竟有这样的英雄好汉？”周通听说鲁





达如此仗义，也很佩服。

“唉！天地无边，人海茫茫，也不知我那鲁大哥今在何方，若能请得此人上山，共图大事，实乃你我弟兄之大幸也。”

“不妨事，待等日后，小弟亲自寻访，定要请他到此。”

“但愿英雄风云际会，聚义壮举得成，也不虚度此生。”李忠沉浸在对山寨事务的思索之中。

周玉楼站在一旁，看看李忠，却想起了另一件事情，提醒周通道：“哥哥，你看李大哥整天为了山寨之事费心费力，劳碌奔波，连自己的生日都忘记了。”

“是啊！若不是小妹提起，我也忘怀了。再过两日，乃是大哥寿辰，山寨之内定要杀猪宰羊，大摆寿宴，与咱大哥祝寿。”

“贤弟，不必如此大操大办。”

“喂！你我弟兄，聚会山岗，情同手足，为兄祝寿，理应如此热闹一场。”周通说着将聚义厅四壁扫视一番，最后眼光落在中间的墙壁上，寻思着说：“我倒想起来了，这中堂之上还缺少一个寿星图。”

“贤弟，此乃浮文虚礼，要它何用。”李忠不主张为自己的生日费事劳神。

“官宦人家挂得，难道你我弟兄就挂不得么？”周通敬重李忠，为兄祝寿，不愿马虎。

“是啊！就是要把寿堂布置得像模像样的，这事儿交给我啦！哥哥，买寿星图的事，得要你来承担。今当花田盛会，必有卖画之人，大哥前去逛会，请他们画一幅吧！”周玉楼也主

张大力操办，热闹一番，并且想出了一个得寿星图的办法。周通觉得妹妹的主意甚好，把手一拍说道：“嘿！还是大哥有造化，要买字画，就遇上花田盛会，待小弟亲自前往。”说罢，脱去操练的短衣，换上一件黑色绣花长衫，手拿一柄长长的折扇，就要前往。李忠亲切地嘱咐道：“贤弟要早去早回，不可生事。”

周通告别李忠、玉楼，撒开折扇，大摇大摆，足踏弯弯转转路，下了重重叠叠山。正是：

春花明媚艳阳天，奇花异草满山前。

翠竹苍松枝清秀，何人到此不欣然。

二 议 婚

春游芳草地，夏眠绿荷池；秋饮黄菊酒，冬吟白雪诗。告职归家的员外刘德明，祖籍青州人氏，早年入学，二甲得中，官居议中大夫之职。只为朝廷腐败，官府黑暗，同事之间尔虞我诈，德明生性厚道，实难混迹其中，所以情愿退归故里，甘老林泉。他在桃花村继承了不少祖传的田地，终日勤耕细作，种理桑麻，苦心经营，家业倒也富有，可算殷实小康。夫人俞氏，贤德无双，老两口的日子过得散淡悠闲，如意平安。只是膝下乏嗣，单养一女，取名玉燕，年方一十七岁。她聪明俊秀，文才女工样样精通，父母爱如掌上明珠。本当配一才貌双全的贤婿，也好老来有靠，怎奈荒村乡土，又是战乱年间，虽然也有





张王李赵前来求婚，只是女儿总是不如意，申言婚姻乃终身大事，不遇心爱之人，决不出嫁。父母爱女心切，不愿勉强于她，故而至今还未配亲，这倒也是做父母的一桩心事。这一天

清晨，老两口闲暇无事，又念叨起女儿的婚事来。

“你一天到晚求神拜佛，念诵经文，又何尝为我们求得个子孙。”刘德明不无埋怨地对老伴儿说。

“生男生女由天定，没有儿子又当如何？我们不是还有女儿在膝前伺奉，安享天伦吗？”老夫人一想到女儿，心里照样美滋滋的。

“哼！享乐天伦，哪里有份！女儿已经十七岁了，三年两载嫁出门去，我们还不是孤苦伶仃的两个老人。”

“你我只有这一个女儿，为什么要叫她嫁出去？不如招个女婿进门，女婿也有半子之份，叫他们一同奉养双亲岂不是好！”招个女婿上门，这是老夫人早已拿定的主意。刘员外也有此心，但是想到没有合适的人选，仍然无可奈何。他说：“招个女婿进门也不容易。咱们的女儿性情高傲，东村王家，西村李家，她都不遂心意，眼看这青春年华，就要像流水一般地逝去了。”

“我养的女儿自然是有志气的，一般后生她怎能看上！”母亲袒护女儿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做父亲的照样疼爱女儿，却又不知如何是好：“难道我们这平常人家还要抛球招婿么？”

“虽不能抛球招婿，可也要她自己挑选称心如意之人。”话到此，刘夫人忽然想起一个叫女儿自择佳婿的办法来：“员外，今乃花田盛会之日，男男女女前去逛会，王孙公子四方咸集，

热闹非常。何不叫女儿前去游玩，一来可以观花赏景，消愁解闷；二来倘若遇见她心中喜爱的人儿，可以……”

“什么？叫女儿花田选婿？会内男女混杂，如何去得！”

“既要选婿自然是有男有女。这是我儿的终身大事，定要选上一个她真心喜爱的如意郎君，才能婚配，免得日后埋怨爹娘。待我将她唤下楼来。”夫人不待老伴儿同意，便到后院，冲着楼上高叫一声：“春兰，快随你家小姐到客厅来，有话对你们言讲！”

黄莺枝头唱，花影绿满窗。居住在后楼，被父母视如心尖儿宝贝的刘玉燕，就像一朵出水莲花，清丽妩媚。她身材修长，亭亭玉立；举止娴雅，秀色夺人。眼睛犹如一泓清泉，透澈明净，身体里散发出春之气息，花之芬芳。清晨起来，她与情同姐妹般的侍女春兰梳洗完毕，用罢早饭，正在绣楼习练针黹。听见呼唤，二人放下女红，稍事修整，走下楼来，穿过庭院，来到堂前。玉燕参见爹娘后一旁就坐，春兰给员外、夫人请安后，站立在小姐身旁。

“将女儿呼唤前来，有何训教？”玉燕向父母询问，不待回答，活泼开朗的丫鬟春兰，抢过话茬儿，伶俐地说：“员外、夫人，您不用说，我能猜着。”

“啊？那你就猜猜吧！”夫人抿嘴笑着说。

“要是夫人呼唤，是叫我们到花园去游玩；要是员外呼唤，那是催促小姐好好地读书写字。夫人疼爱小姐，生怕她烦闷忧愁，叫她多去散散心；员外可是盼望小姐做一个女中英才，恨不得她是个男子，给我们考个状元回来。您二老的心情不一样，叫我们小姐好为难哟！”春兰一席话，说得两位老人笑了起来，





都道她是个“顽皮的丫头”。由于刘家人丁不旺，两位老人又都善心善面，和蔼慈祥，所以，他们对春兰也视同自己的小辈，宽厚待之。春兰在他们面前也是心无芥蒂，洒脱自然。

她把握十足地接着说：“甭管顽皮不顽皮，准保猜个差不离。”

“你今日这一猜就猜错了。今天是叫你陪伴小姐去游花田盛会。”刘夫人饶有趣味地说。

“怎么？爹爹允许孩儿去游花田盛会？”玉燕平日的脸上犹如清晨的春山，总是笼罩着一层淡淡的云雾，此时豁然开朗，露出笑容。春兰更是惊喜地说道：“噢？我们员外怎么开通起来了？”

“不但命你去游花田，还要我儿——”刘夫人将玉燕拉近自己，在她耳边小声说：“选婿！”

春兰凑上前去，听说叫小姐花田选婿，高兴得拍手叫道：“哎呦！这可遂了小姐的心愿啦！”

“你又来了！”玉燕被春兰说得羞红满面，噘着嘴，身子娇嗔地扭动了一下。其实，她的心里也非常高兴。一个十六、七岁情窦初开的少女，哪一个不希望到大自然中去沐浴春天的阳光雨露；哪一个不遐想有一个英俊潇洒、风度翩翩的少年，在如诗如画的仙境中飘然来到自己面前。这是每一个少女都会编织的美梦，何况玉燕与春兰早已在闺房之中窃窃私语，企盼去逛花田盛会，更希望在那里遇见一位如意郎君。

“春兰陪伴小姐一路同行，必须留意挑选才学出众，品貌兼优之人。”刘德明嘱咐道。

“为了小姐的终身大事，我哪能不留心在意啊！”

“一路之上陪伴小姐，多加小心！”刘夫人又叮嘱了一句。

“是啦！夫人，您放心吧，我就好比保主过江的赵子龙，保得去，保得回，准保得龙凤呈祥！”春兰说着伸出两只手，将食指在玉燕面前一并，做出一副美满夫妻、和好百年的样子，羞得玉燕轻轻地“啐”了她一口。

玉燕找出一把既可扇风纳凉，又可遮阳挡脸的绸折扇，春兰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把小团扇，二人拜别员外、夫人，出客厅，过套院，来到大门前。只见老仆人刘荣手拿一把竹枝扎成的大扫帚，正在打扫院子。刘荣年近八旬，满脸皱纹，一头白发。因长年累月扫地挑水干杂活，劳作不休，身子骨倒还硬朗。但终归是岁月不饶人，他已经两眼昏花，耳朵也不灵了。

刘荣看见春兰领着小姐要出大门，便凑上前去执行公务般问道：“谁呀，又是春兰，你干什么？又偷着出门玩儿去呀？”

“我呀？是上命差遣，因公外出。”平常想到外面玩耍，老刘荣把守着大门，总是要唠唠叨叨的啰嗦半天不让出去，有时愣是把她们给挡了回来。这一回春兰手中有了法宝，可以理直气壮地走出大门了。

“什么？因公外出？我不信，我得问问员外去。”刘荣说着就往里走，玉燕上前一步将他拦住：“刘荣，员外、夫人命春兰陪伴我同游花田。”

“啊？小姐要顶牛划拳？”刘荣没听清楚，打岔地问。

“嗨！瞧瞧这耳朵！”春兰凑近刘荣大声地说：

“去游花田，去游花田盛会！”

“哦？赢不了还要罚跪？”

“去游花一田一盛一会！”

“喔，叫你们去游花田盛会。”这一下刘荣听明





白了。可是不相信老爷会放两个姑娘抛头露面去游玩：“我不信，我得问问员外去。我在这儿看着门，你们一个个都溜走啦，那哪儿行啊！”刘荣嘴里念念叨叨地一面说着，一面向

客厅走去。

这一回春兰可是吃了定心丸儿，不必再去追着刘荣，求他放行了：“小姐，您瞧刘荣真是死心眼儿！”春兰撇着嘴对玉燕说罢，将手一挥：“不管他，咱们好不容易出来了，快走吧，这回可得好好玩儿啦！”

“春兰，你我去到花田，行动举止需要检点，也不能光看热闹，你也要替我注意花田会上的人儿，如有……”玉燕心里不知是慌乱还是甜蜜，她一面走着，一面柔声细语地对春兰说。

“如有那等儒雅风流的少年男子，白面书生，我就走向前去对他说：‘你娶媳妇了吗？如果尚未娶妻，那就与我家小姐成亲，做我们家的小女婿吧！’”春兰逗趣地说。

“呸！不可轻举妄为，你要看我的眼色行事。那人不能太高，也不能太矮……”

“不能太胖，也不能太瘦。”

“油嘴滑舌的人我不要。”

“那就挑一个呆头呆脑的傻姑爷吧！”春兰觉得小姐的意中人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，便说出一句反话来逗逗她。

“死丫头！将来与你挑上一个呆头呆脑的傻姑爷，看你还胡说不胡说！”刘玉燕追打着春兰，春兰嘻笑地躲避：“哎呀！”